

《达·芬奇密码》只是开了个头  
《最后的圣殿骑士》则把故事讲完了



THE LAST | TEMPLAR  
最后的圣殿骑士

[美] 雷蒙德·库利 著 秦维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LAST TEMPLAR

# 最后的圣殿骑士

[美] 雷蒙德·库利 著 秦维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圣殿骑士/(美)库利著;秦维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7(2006. 9 重印)

ISBN 7-5327-4063-3

I. 最... II. ①库... ②秦...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073 号

Raymond Khoury

**The Last Templar**

Copyright © 2005 by Raymond Khour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字: 09-2006-045 号

**最后的圣殿骑士** [美] 雷蒙德·库利/著 秦维杜/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20 1/16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388,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36,001—56,000 册

ISBN 7-5327-4063-3/I·2281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5412603



希尼奥尔的油画《耶路撒冷陷落》（19世纪）反映的正是本书开头的情景



修会的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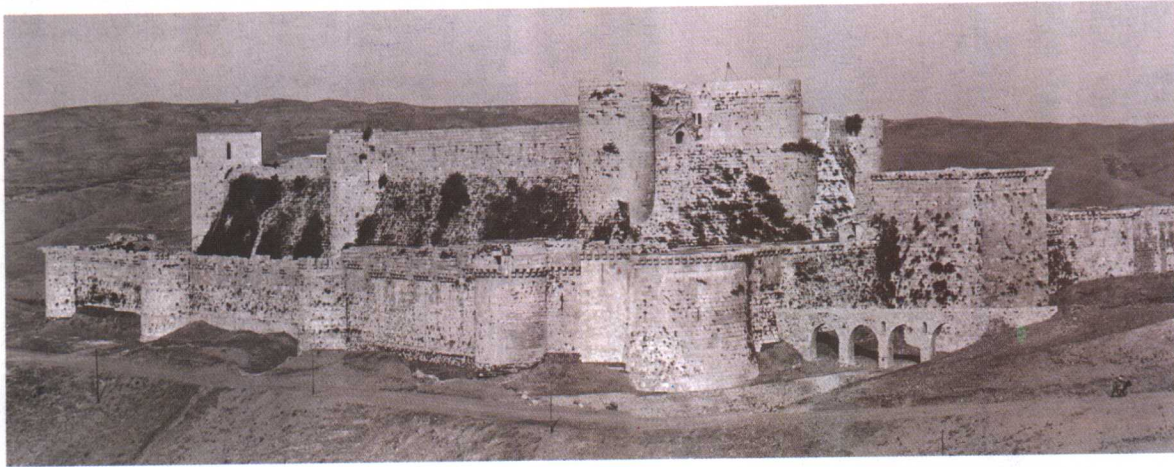
圣殿骑士团的总团长



一位圣殿骑士的雕塑卧像



穿上盔甲准备打仗的骑士



叙利亚残存的骑士堡



耶路撒冷的这座城塔如今已是残垣断壁

基督教的这段传奇经历，让人心驰神往。

——教皇利奥十世,16世纪



## 序幕

阿卡，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1291年

圣地陷落了。

这一冷酷的事实吞噬着卡尔莫的马丁的心头，这种悲惨的结局要比从炸开的城墙处蜂拥而至的敌军更为可怕。

他挣扎着不再去想，希望把这种念头丢开。

现在不是悲叹的时候。他还有事要干。

要奋力杀敌。

他高举砍刀，跃入硝烟弥漫的战场，扑向波浪般朝前滚来的敌军。到处是涌动的敌军，他们挥舞着短弯刀和利斧，所到之处血肉横飞，他们发出刺耳的嚎叫声，伴着城外阵阵催命般的战鼓声。

他奋力挥动手中的砍刀，一刀削去了一个敌军士兵的头盖骨，转身又举刀挥向另一个。他瞥见右边的维利尔斯的艾马德正在与敌军厮杀，在把剑刺进一个敌军士兵的胸膛。他四周一片狼哭鬼嚎，撼天动地。马丁感到左手被人扯住了，他用刀柄顶端奋力捅开扯拉者，旋即挥刀砍去，刀刃劈到了敌人的骨头，发出咔嚓声。他用余光瞥见右手边又有敌人逼近，本能地挥刀砍去，敌军士兵的手臂应声落地，刀刃又削过他的面颊，鲜血从嘴里喷射而出。

他和同伴浴血奋战，已经很久没能停手喘口气了。那些穆斯林亡命之徒发起了一轮轮进攻，他们的形势岌岌可危。几天来，火箭和火炮弹如雨点般射进城里，到处燃起了

熊熊烈火，而苏丹麾下的士兵又在城墙底下挖出了坑道，堆放干柴放火燃烧。城墙有几段已经被烧塌了，在火炮石弹的轰击下，更成了高低不平的乱石一堆。圣殿骑士<sup>①</sup>和护理人员在圣安东尼门前拼死抵抗，击退了入侵者的无数次进攻，最终只能放火阻击，边打边撤。诅咒塔似乎在以诅咒的目光注视着潮水般涌入的穆斯林士兵，这座城市的命运就此尘埃落定。

惨痛的尖叫声渐渐被震天动地的厮杀怒吼声淹没。马丁紧握手中的战刀，急切地四下张望，希冀战况出现转机，但他心里明白，战败的命运已是无可逆转。圣地已难逃失落的结局了。他仿佛被笼罩在巨大的死亡阴影之中，心里明白在夜幕降临之前，他和同伙们全都会战死在这片焦土上。眼前的敌军无比强大，尽管他们以一当十拼死血战，但仍难逃战败的命运。

不久，他们的指挥官们也意识到了回天乏术。身后传来低沉的号角声，马丁的心头一沉，这号角声是在召唤尚在作殊死格斗的圣殿骑士撤回去，准备弃守城池了。他左右急切寻找，看见维利尔斯的艾马德也在近旁。艾马德的眼中同样流露出焦虑和愧恨的神情。他俩肩并肩，面对反复扑来的敌军士兵且战且退，慢慢撤回到了相对较为安全的骑士团营地。

马丁紧跟在较他年长的艾马德身后，他们穿行在惊恐万状的平民溃逃人流中。如今，厚实的城墙再也难以保护他们的村寨了。马丁他们来到营地的大厅，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甚至比外面的残杀更为触目惊心。圣殿骑士团的总首领博热的威廉躺在一张简陋的饭桌上。军团统帅赛胡雷的彼特站在一旁，身边还有两个僧侣。他们个个神情哀伤，挣扎已是徒劳。两个骑士来到威廉的身边，威廉微微睁开眼，稍稍抬起头，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呻吟起来。马丁惊愕地望着他。老人苍白的脸上不见一丝生气，双眼鲜红，似乎在滴血。马丁急切地把目光转向威廉的躯体，想弄明白他究竟怎么了。他看到威廉的胸部一侧插着一把匕首，只剩下刀柄露在体外。总首领一只手握着一柄。他用另一只手召唤着他身旁的艾马德，艾马德跪下靠近老人，双手轻轻握着老人的手。

“是时候了，”老人忍着剧痛从嘴里缓缓吐出一句话来，声音很弱，但仍然清晰可辨。“现在就出发。上帝保佑你们。”

---

<sup>①</sup> Templar, 又作 Knight Templar。基督及所罗门圣殿贫穷骑士团(简称圣殿骑士团)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118年,是为保护圣墓及朝圣者免受穆斯林团伙的骚扰,而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军事组织。

声音同样飘进了马丁的耳朵。威廉开口说话时，马丁的目光就被其他东西吸引住了。那是老人的舌头，他的舌头变成了暗黑色。马丁不由得悲愤难忍，他明白，老人被带有剧毒的匕首刺中，毒效正在发散。这位众人的领袖，这位年轻骑士们无限崇敬的伟人，此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看见威廉的目光转向了赛胡雷，微微点了点头。这位军团统帅走到桌子的脚边，揭开一块绒布，露出下面一只精致的小盒子。盒子只有三只手掌般宽。马丁以前从未见过这只盒子。他全神贯注地看着艾马德缓缓站起身子，肃穆地注视着那只盒子，随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威廉。老人凝视着他，片刻之后缓缓闭上了双眼，呼吸变得揪心般地急促起来。艾马德走到赛胡雷跟前，紧紧拥抱住他，随即用手拿起小盒子，没再回首，大步向屋外走去。他走过马丁身边时，嘴里喊出一句话，“快走。”

马丁犹豫着望了一眼威廉，又望着军团统帅，后者对他点了点头。他急忙跑出屋，跟在艾马德身后。不久，他意识到他俩正朝着与敌军相背的方向走去。

他们这是在朝要塞的渡口走去。

“我们这是去哪儿？”他喊道。

艾马德没有停住脚步。“猎鹰号在等着我们。快走。”

马丁站住了，他眼中充满了困惑。我们要离开这儿？

他的生父也是位骑士，在十五年前的一次作战中阵亡了。那时马丁才五岁，从那以后，艾马德就成了他的保护人，也是他的导师，他的偶像。他们并肩作战，出生入死，马丁常常在想，他俩一起战死沙场将会是最好的归宿。可不是眼前的情形。这真是疯了。这是……临阵脱逃。

艾马德也停下了脚步。他只是回头抓住马丁的肩头，拉他继续向前走。“快走！”他厉声命令道。

“不，”马丁大声喊道，他用力甩掉了艾马德的手。

“听话，”年长的骑士威严地坚持说道。

马丁感到一阵哀伤涌上心头；他脸色滞重，思忖着该说些什么。“我不会抛下兄弟们不管的，”他结结巴巴地说道。“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

艾马德深深吸了口气，回头望了一眼陷入敌军重围的城池。熊熊燃烧的火箭划过夜空，从四面八方射进城里。他手里紧紧抓住小盒子，转身向前跨了一大步，两人的脸紧凑在一起了。马丁看到他的眼眶中强忍着泪水。“你以为我会忍心抛下他们？”他咬

着牙迸出一句话来，那声音犹如利剑划过凝固的空气。“抛下我们的领袖——在他临终的时刻？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马丁感到思绪乱成了一团。“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要做的，远比再杀死几个异教畜生重要得多，”艾马德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我们要做的，是关系到我们骑士团能否生存下去的根本大事。我们要保证我们为之奋斗的圣物不被眼前的灾难吞噬。我们必须离开这儿。现在就走。”

马丁还想争辩，但艾马德毋庸置疑的神情震住了他。马丁仍然心有不甘，但还是点头表示服从。他迈开脚步，跟上了艾马德。

渡口上只剩下一艘船了，那就是猎鹰号帆船，其他船只在穆斯林异教徒于一周前开始攻城并切断城池的主要港口时，就已经陆续驶离了。这条大帆船已经吃水很深，船上满载着划船劳工、士兵和骑士。马丁的脑海中翻腾着一个个疑问，但他无暇提问。他俩奔跑着赶到渡口，马丁瞧见了那个他只知道是叫休的船长。马丁还知道这船长是总首领十分器重的老水手。老船长身材魁梧，此时正站在甲板上忙碌地指挥着手下人。马丁望着船尾的后船楼，目光移向桅杆，再往前就是船头了，船头竖立着一只神采奕奕的猎鹰雕刻饰像。

艾马德边跑边向船长喊道，“水和食品都装好了吗？”

“装好了。”

“其他的都不装了，马上起航。”

几分钟后，连接岸上的跳板撤回了船上，定泊缆绳解了开来，泊在帆船旁边的一艘牵拉艇上的桨手们在奋力划桨，拉着帆船缓缓驶离岸边。不久，船长一声令下，帆船的两侧伸出了自己的划桨，深深切进黑沉沉的海水中。马丁看着牵拉艇上的桨手从船侧绳梯爬上了帆船，牵拉艇被拉上甲板并固定住了。帆船上敲起了指挥锣。一百五十多个划桨手跟随着低沉的锣声节拍，一齐奋力划桨，帆船像箭般飞快地驶离了骑士团营地的高大墙体。

帆船驶入了宽阔的水域，岸边万箭齐发，帆船四周的水面被飞来的炮火激起了巨大的水柱，翻溅起层层滔天白浪。那是穆斯林异教徒的士兵已占领了渡口，他们在朝逃逸的帆船发射火炮和飞箭。帆船很快驶离了炮箭的射程，马丁在甲板上站起身子，眺望着渐渐远去的陆地。异教徒沿着城墙高擎火把，对着远去的帆船像困兽般跳跃怒吼着。在他们的身后，整座城池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男人、女人和小孩子的哭喊声混杂在

一起,淹没在揪心的隆隆战鼓声中。

渐渐地,帆船加快了速度,借助着两岸吹来的阵风,帆船两边的划桨像飞鸟的翅膀般上下飞舞着,犁开了黝黑的海水。这边的地平线上,天海一色,苍茫凄凉,威慑逼人。

一切都完了。

马丁的双手颤抖着,心头像压了铅块一般沉重。他于心不忍,慢慢转过身,背对着他的出生地,望着前方正等待着他们的风暴。

## 第一章

起先，没有人注意到有四个骑马的人慢慢从中央公园的夜幕背景中出来。

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在南面四个街区外的地方，那儿灯火辉煌，摄影闪光灯闪烁个不停，电视摄像的灯光更是把场地照得如同白昼。一长排豪华的轿车正在陆续下客，来宾个个衣着优雅，都是大大小小的著名人物，他们下车的地方正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正门入馆处。

要举办规格这么高的展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纽约更合适了，更何况举办地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刻的博物馆通体透亮，映衬在四月的夜空中，博物馆上方划出一道道探照灯光柱。整个建筑物群向四周延伸着，像是竖立在这座城市中心的一座耀眼灯塔，正门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高大廊柱迎接着各方来宾，廊柱上悬挂着一条巨大横幅，上面写着：

梵蒂冈珍宝展

这些天里，人们都在纷纷传说这次展出要推迟举行了，甚至会被取消。而且，政府根据情报部门获得的情报已把全国的恐怖袭击警戒提升到了橙色。在美国各地，各个州和当地政府部门都加强了警戒措施。在纽约市，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布满了地铁和桥梁的要害道口，警方更是实施了十二小时轮班制。

由于展品的特殊性质，这个展览会更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尽管如此，主办部门仍然坚持不退却，博物馆的董事会经讨论表决，展出将如期举行。这

也体现了这座大城市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

一位年轻女士背对着博物馆，她的发型新潮时髦，整齐的牙齿洁白如玉，手持话筒正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在做第三次转播试镜。前两次她显得有些夸张，表情太矫揉造作，这次她力求做到自然贴切。

“我不记得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哪次展览会也像今天一样有这么多的明星级人物聚集一堂，但自从12年前举办的玛雅瑰宝展以来，肯定再没有过这样的盛会了，”她对着话筒说道。她身后的一辆轿车里正走出一位圆脸的中年男子，他身边是位瘦高个女子，穿着一件似乎小一号的蓝色晚礼服，紧绷在身上，那款式似乎更适合年轻的一代。“现在走进展馆的是市长先生和他的漂亮妻子，”新闻记者滔滔不绝地说道，“当然，他们也是本市显赫世家的成员，最最时尚的楷模。”

她讲这番话时显得十分热忱投入。此时，她脸上的表情转为认真务实，“今晚的许多展品以前从未面世过。几百年来，它们全部深藏在梵蒂冈的地窖宝库里——”

就在这时，她身后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口哨声和欢呼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对着摄像镜头的讲话声越来越小，她的目光移离了镜头，向发出声响的方向望去。

她看见的是几个骑在马背上的人。

那几匹马都是优良的纯种马，无懈可击的灰色和栗色，黑色的尾巴和鬃毛在微风中飘扬，但引起人们喧哗的是骑在马背上的骑士。

那四个骑士并肩骑在马背上，全都穿戴着相同的中世纪的盔甲，头上戴着带面罩的头盔，上身穿着无袖紧身皮装，下身穿着柔软的马裤，脚上绑着绑腿。他们的着装打扮仿佛是刚穿过时间隧道突现在世人面前的古代武士。更令人瞠目的是，他们个个腰挎带鞘的长刀，肩披白色长披风，披风上绣着一支颇长的鲜红色十字架。

马匹迈着稳健的步伐小踏步向前跑来。

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骑士在慢慢向前逼近，他们目视前方，对四周人群的喧哗声充耳不闻。

“嗯，这儿发生了什么呢？看来大都会博物馆和梵蒂冈今晚联手搬出了绝活，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新闻记者热情洋溢地说道，她又回到了先前那种职业性的煽情腔调。“看，人们有多兴奋！”

那几匹马已经跑到了博物馆正门前的路边，但它们的举动却显得有点古怪。

它们没在路边停住。

它们慢慢转过方向，对准了博物馆。

骑士轻轻拍了拍马，跨步跃上了博物馆门前的人行道。马匹依然踏着慢步，跑进了博物馆门前铺着地毯的外廊。

骑士们肩并肩，策马纵身跃上了通往博物馆内馆的石阶，他们的方向很明确，正是朝着博物馆的入馆口。



## 第二章

“妈妈，我真的憋不住了，”金哀求她妈妈说道。

特斯·蔡金皱起眉头望着女儿。她们一共三个人——特斯、特斯的母亲艾琳和金。她们刚踏进博物馆，特斯原先打算抢在展览开幕致辞、贵宾发言和其他无聊仪式之前，先到各个展厅去兜一圈，把那些珍贵的展品浏览一遍。现在看来得等等了。金才九岁，这一年龄的每个儿童在这种场合都会这般吵闹着要去方便的，真是越到紧要关头越会多事。这不，她吵着说憋不住了，要去洗手间。

“金，乖乖。”博物馆门厅里挤满了人，要带着女儿在人群中挤进挤出寻找女洗手间，在特斯看来真是件十分不情愿的事。

特斯的母亲却对眼前的插曲暗自窃喜，她走到特斯跟前。“我带她去。你自顾自去吧。”她说，脸上露出微微一笑，“看看，真是有趣，你以前也是这样的，现在知道了。”

特斯冲着她母亲扮了个鬼脸，又看了看自己的女儿，脸上开心地笑了，又摇了摇头，这张小脸蛋上闪烁着两只大大的碧眼，真是讨人喜爱，谁还会对她生气呢。

“我在大厅里等你们，”她对金竖起一根手指，做出一副严厉的模样。“要跟着外婆。这么多人，不要走丢了。”

金不情不愿地哼了一声，眼睛瞥向一边。特斯望着一老一小慢慢消失在人群中，自己也向前走进了大厅。

博物馆内的大厅里到处是人，有上了一定年纪的男人和穿戴得珠光宝气的女人。黑色领结和晚礼服是必需的服饰。特斯望着周围的人群，不由得有些气馁。她担心自